

台湾流行文化“电音三太子”中的青少年元素探析

邓琪瑛

摘要：台湾社会对“哪吒三太子”的崇拜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庶民文化现象，因此“电音三太子”能够崛起和爆红绝非偶然。能为台湾民俗学界和文化创意产业者所关注，也说明“电音三太子”身上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及源源不断的人文巧思，而这一切都与“三太子”本身所持有的“青少年”质性息息相关。“电音三太子”的流行文化，反映了青少年在人生舞台上演绎的人生轨迹，既涌现出轻龄之血的躁动与不安，也洋溢着青春之魂的活力与创意，也是绝大多数台湾年轻人曾经历过的一个不断从生命的蠢动中淬炼出能力并释放出能量的磨砺过程。台湾人对哪吒“三太子”的信仰绝不仅仅只停留在烟火袅绕的宗教祈祷层面，同时还潜藏着一份对年轻人的深刻理解与对他们的包容心。

关键词：“电音三太子”；哪吒；青少年；流行文化；阵头

中图分类号：C913.5；D66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3）02-0021-06

一、台湾“电音三太子”的缘由

青少年期是一个很诱人、也很令人迷惑的时期，它代表一个成长的过程，既是人生的蜕变期、关键期，也是危险期。在自我与社会需求相互矛盾与冲突下，青少年会面临许多压力和冲击，因此，所产生的问题也较其他时期为多。^[1]一直以来，台湾的迎神庙会因为充斥着过多的青少年酗酒、打架、闹事、吸毒等负面事件，而被主流社会所趋避。然而，近几年一些意图改革的阵头表演团体中出现了一连串自新的举措，他们利用电子高端科技注入了许多年轻的创意，将原本令人生畏的开道神将，改造成具有亲和力的童子神偶——“电音三太子”，并深受时下年轻族群的青睐。自此“电音三太子”流行歌舞及其相关文化产业竞相崛起，同时也带动了台湾社会一股时尚的潮流。

这尊有着浓眉大眼，深酒窝、高发髻，造型新颖有趣的大头娃娃，脱胎自汉民族传统艺阵出巡时的“跳家将”，俗称“大仙尪仔”，隶属于童子阵中的“三太子神童团”。在结合了国内外流行的电子乐器和摇滚歌舞后，“电音三太子”形成一种跨时空混血式的“台味”表演风格，台湾文化界将之比喻为“俗丽拼贴的混种文化”和“在地又越界的台式嘉年华”。除了庙会庆典活动之外，各种嘉年华演唱会、选举站台造势、动土大典以及影视娱乐节目等，都可以看到“电音三太子”活泼登场的浩荡身影。

“电音三太子”首度登上国际舞台并大放异彩是在2009年7月高雄世界运动会的开幕式上，台湾著名打击乐器艺术总监朱宗庆以“让台湾陷入疯狂”来评价“电音三太子”出场时的盛况。2010年5月中旬，电音三太子又以文化使者的身份驾着风火轮一路驰骋到上海世界博览会的现场，借此宣传台湾宗教艺术之美，赢得了民众惊艳好奇的眼光。据研究，当今有华人的地方几乎都有“电音三太子”的身影，不论是中国大陆，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甚至是泰国，很多地方的华人都将之引进。新加坡的道教因为“电音三太子”而重振起来，“电音三太子”也在新加坡造成一股旋风，连时任内阁资政李光耀都前来欣赏其演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本土视野下的儿童表演艺术教育新类型比较研究——以台湾校园影戏和浙江婺剧进课堂为例”（项目编号：12YJA850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邓琪瑛，博士，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儿童文化。

出(唐佩君,2011);这一阵潮流旋风还扩大到了华人世界之外,英国学者古翊飞(Fabian)也远渡重洋特地飞来台湾拜访“电音三太子”团团团长,研究台湾独特的传统庶民文化,并决定以此作为其博士论文题材(张潮欣,2011)。^[2]

然而,当“电音三太子”身披绚丽的刺绣战甲,戴着一副新潮的墨镜和一双白手套(有时候会含个奶嘴),以超炫超酷的舞步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台湾文化软实力并一次次赢得热烈掌声的同时,可有人想过这尊全身充满现代流行语汇的太子爷,其实是从遥远的古代走出来的,他曾肩负着守护孩童、守望青少年的神圣使命。“电音三太子”的原型乃《封神榜》中托塔天王李靖的第三子——哪吒,源于佛教经典里的护法神,是毗沙门天王的第三子。传说哪吒是佛教中被派到道教的守护神,在台湾被奉为“中坛元帅”,俗称“太子爷”、“三太子”或“囡仔仙”。由于它能让乩童附体问神,所以拥有不少信众,甚至有很多不孕的女人为了求子,会经常到庙里祈求身边围绕儿童的太子爷赐予孩子,所以被视为孩童的保护神。

2011年暑假,当这尊“电音三太子”以青年学子的身份到人民大会堂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相互击掌、一起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受到赞扬的同时,大家可曾记得“他”曾经还是个误入歧途、桀骜难驯,与李靖有着父子情仇的叛逆少年?曾几何时,这个懵懂无知、行事全凭血气的“孽子”已经脱胎换骨,成圣成仙,而修得神体的“太子爷”,依然执拗地不肯端坐坛台享受人间的香火,反倒热衷于以过来人的姿态为一群“迷途羔羊”现身说法,让他们慢慢找回自信并回归正途,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人们对传统艺阵的负面看法,而这群脱胎换骨的“羊儿们”,也没有辜负这位人神兼具的“太子爷”,他们不断为弘扬传统阵头文化而努力,时至今日,他们终于有机会洗去“跳家将的都是坏孩子”的污名,为台湾艺阵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这是台湾艺阵史上的传奇,也是所有台湾艺阵青少年的传奇。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流淌在“三太子”身上那汨汨无畏的热血,那正是他敢于突破传统求新求变的源泉。台湾戏剧学者邱坤良指出:哪吒原本就是武功高强、叛逆性格强烈的神童。任何传统礼俗难“启齿”的疑难杂症,一般人都容易联想到莲花化身的“三太子”。就民俗“百业”言,动作灵活、逗趣,具现代感的“电音三太子”,比其他神祇更能结合传统表演(大头和尚)与现代创意,最具“研发”成为热门表演“阵头”潜力。^[3]正是这股创新精神激活了台湾传统文化产业的生命力。而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创意有三:创意之一是被誉为“南荣科技小子程式庙会语言”的“机器人三太子”;创意之二是有“神斧”三少之称的周让廷设计的伴随着电影《阵头》票房破亿而卖到供不应求的Q版“三太子公仔”;创意之三是来自于青年研究生所开辟的电脑网络——“让庙会及阵头爱好者连结在一起”。

“电音三太子”流行文化虽然是在传统艺阵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但其所凭借的能量却是台湾青少年那充满“狂飙躁动的气血”和“出格的创意巧思”。他们有着与“三太子”极为相似的成长历程与思想灵魂,说“三太子”就是他们的化身一点也不为过。专门探讨“电音三太子”本土生命力的发源与发展之作《我爱三太子》就精辟地揭示了这个文化现象:“哪吒人性的狂野不羁,三太子先锋创新的勇往直前,召唤了深藏哪吒灵魂的创意人和实践者。驯服了心中的自我,以生命具现三太子精神。”该章的末尾同时以“人人都是三太子”来概括台湾的青少年。^[4]

二、台湾青少年体内流淌着“传统三太子”狂飙躁动的气血

20世纪80年代,奚淞在《封神榜里的哪吒》,以白话艺文气息重绘哪吒神话:“师父,我的出生是一种寻找不出原因的错误,从解事开始,我从母亲过度的爱和父亲过度的期待里体会出来,他们似乎不能正视我的存在……”在蔡明亮《青少年哪吒》电影中,台北边缘少年小康,为了报复弄坏父亲计程车的机车男,跟踪此人、砸毁机车,还在地上喷上“哪吒在此”的字,大胆挑衅。十岁哪吒有着孩童的天真和青少年的理直气壮,想做就做,做了再说。这是人性哪吒,闯了大祸,非但封不了神,还殃及全家。哪吒的人

性是台湾男性胸口的痛，是父不父？还是子不子？神话故事处理的仍然是人性的千古难题。^[5]这是被解构了的哪吒内心最质朴也最沉痛的呐喊。李连杰所执导的电影《电哪吒》，其征引的主题和诠释的内容也是这个古今中外永远都上演不完父子情结。正因为亲历过这种惨痛的家庭悲剧，脱胎换骨后的哪吒才会比任何人都更懂得这种刻骨铭心的伤痛，这是他为何舍弃安享神坛上的供奉而情愿化身为人与青少年为伍的原因。即便“三太子”放弃为神仙而化身为人类，供奉其的香火也始终未曾间断，因为它早就幻化为黑夜里的光明在指引着这群迷途的青少年。

学者刘奕兰针对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青年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离婚率的上升导致单亲家庭增多的现象已经严重地影响到青少年的教育。家庭影响的弱化，相应降低了家庭对青年人的控制。对于那些可能来自问题家庭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经历了父母的离异、冲突、虐待和疏忽，心理受到了巨大的创伤，也更有可能在一些社会团体中找到认同和支持。^[6]跳阵头的孩子正是这类不幸家庭孩子的代表。他们在家既得不到双亲的关爱，在学校也得不到师长的认同，最后只能辍学，成为各方势力争相利用的对象，甚至经常在庙会活动的时候逞凶斗狠、打架闹事，给民众的印象相当不好。有宫庙的负责人鉴于此，决定以“电音三太子”的竞技舞台作为亮相的载体，让旗下的子弟兵在竞赛中重新获得肯定，再从中引导他们走向正途。

台南新营太子宫以祖庙的身分，主动担负起全省“电音三太子”比赛活动的规划工作。主委王献彰语重心长地表示：“以前很多人说跳家将的都是坏孩子，以后可能也会说跳电音的都是坏孩子，（所以）身为祖庙的太子宫必须扮演这个规范的角色。”以“三太子精神”因势利导，无疑是对孩子们最好的调教。“三太子精神”充满着一连串“过关”的磨练和考验，只有通过这种种的历练，他们才能顺利地“转大人”（台语，意即长成大人）。人类学家李亦园对“成年礼”的一段阐释，恰恰符合了“三太子”和青少年所经历的成长过程。“孩童到成年的转变非常激烈，没有好好准备时，经常会发生心理与行为的不适应，这就是青少年不正当行为的根源。”^[7]幸运的是，当这群处于狂飙期的青少年和三太子一样背负着难以承受的困扰及烦恼之际，却遇到了改变他们一生的恩师：对三太子来说，他遇到的是从未放弃过他的太乙真人；而对这群青少年而言，他们凭借的却是“太子爷”这位精神上的领袖。

一位看着阵头孩子一点一滴产生变化的匿名者，这样表达了心中最真切的想法：

“孩子也曾经像太子爷一样走错路啊，就好像阵头孩子一样，画上刺青觉得很炫，可是给人的印象就是坏小孩，但是他们跳得很活泼大家给他们掌声，还登上世界运动会的大舞台，每年大型的文化祭现在连桐花祭都要电音三太子……像我们在跳的时候大家认识的是新的电音三太子，我们会讲太子爷的文化，再回到阵头被人家看不起，但他们很努力，大家感同身受后就会理解，看到我们表演后就觉得当然是可以的，大部分的人都会感动。”

曾经指导过电音太子团的舞蹈老师王煌鹏也叙述了他的亲身体验：

“在我们下乡过程中，团长也会带我们去认识八家将，其实一开始我很害怕这种东西，因为他们给人的感觉不是那么有亲和力，就会很难接近。后来团长就是介绍我去认识这个‘电音三太子’，我看到‘电音三太子’的时候就觉得它的造型是好玩、可爱的，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教他们跳舞……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他们不理我，想说我是谁啊根本不懂这个来教这个干嘛，每个人都是抽烟、爱理不理的，不当我是老师……去年他们开始‘电音三太子’比赛，刚好就是我的作品得第一名，大家都很开心，我也觉得我可以这样子去跟阵头的东西做碰撞、结合，我觉得我从高中舞蹈班到大学舞蹈科系，从来不会接触这种东西，到后来我开始觉得阵头小孩子是善良的，只是他们可能因为某些家庭、社会原因容易被影响，最主要他们是少了一个人去真正了解（他们）、陪他们，（让他们）把他们心里的东西拿出来，（这样到）再把他们引导到正路的时候他们就会很信任你。到现在我开始又（跟这些孩子）有接触，会觉得阵头小孩子是台湾

人应该要去保护、注重、甚至要去教育（的），将他们提升起来的。”（王煌鹏，2011）^[8]

由云游天工作室所调查的个案，则以孩子们真诚的感受作为实际印证：在朴子电音太子团里，最小的孩子是13岁，25岁就算老了。在这些孩子中，有中辍生、有中辍后复学并继续升学的孩子、有在大人误解下错误教育而无法流利沟通的孩子……他们在团里找到兄长的管教与关怀，找到归属，甚至找到一种隐匿、却“人神合一”的解放。

阿庸，他认为戴着神魁乱学猫董的舞好笑有趣，于是干脆把整套战斗舞学起来，教大家一起跳。他和他的伙伴们甚至可说是台湾“电音三太子”的创始人。他喜欢能随心所欲跳舞，躲在魁仔里的那种安全感。

阿瓜，他曾经得过全省角力第一名。患听力障碍，因为没有接受适当教育，不会说话或手语。但来这里和同伴们相处，他觉得很开心，而且他现在会唱歌了！

小伟，他小时候被外公“打大”。因为不讲话曾被送进启智班，一直被当白痴。来到这里，心胸开阔了，变得非常活泼，并且也“恢复”智能了。

在朴子的“神斧”刺绣厂老板周让廷也说，以前家长都会叮咛孩子不要去招惹的朴子太子会，经过阿原（阿原：朴子电音太子团团团长，本名张启原。）对太子会的重整，现在已有父母专程带着孩子前去请求太子会对孩子托管调教。所以太子团申请立案，争取资源，朝阵头现代化和艺术化方向努力。^[9]

然而成果的背后却充满了无尽的辛酸。“跳这个很累很苦的”，他们曾凌晨五点出团跟着阵头绕境，隔天凌晨两点才收工，将近二十四个小时跳不停，“不耐操还真不行”。资深团员侯志壅说，扛着二十多斤“童仔”跳电音不是好玩的，“走到脚不是自己的，衣服湿到一拧就滴滴答答出水”，但看到旁人热切的眼神，欢愉的神情，跟着节奏手舞足蹈就很爽，“只要大家开心，我就很开心！”^[10]

台中大雅的“九天民俗技艺团”对青少年的守护同样是不遑多让。他们早先从三尊太子开始，组成“九天神将团”，以度化中辍生、训练青少年为主要工作。推广主任许玉宜认为“三太子”就是孩子们的精神领袖，该团在1994年成立“九天神将团”，就是跟太子爷搏杯（即掷筊问神）的；而团长许振荣以艺行道，从传统道教庙会阵头组织，发展成连续几年编为县政府扶植团队、荣获文建会“杰出表演团体”称号的现代专业剧团，足迹遍及台湾南北内外、世界各地，创团至今十几寒暑，光是巡演履历就可以列印个十几页。据悉第一次带领他们越洋演出的林茂贤教授，原本还很担心成员喝酒、飙脏话，破坏了台湾的形象，没有想到最后却被他们团队的纪律和精彩的演出给“收买”，从此成为该团的义务顾问。2012年春节在台湾上映且热卖的电影《阵头》，就是这个剧团冷热淬砺、血泪与汗水交织写就的传奇，而被誉为“九天文武大将”的两位顶梁柱——玛丽亚和阿正，便是这故事里的最佳男主角，他们是修成水火淬炼、打铁成钢神功的过来人。然而，团员们坚信这靠的全是太子神鞭的贯彻和爱的教育。^[11]今日台湾可以像“九天民俗技艺团”这样以精致专业的形象堂堂挺进高雅的剧院厅堂的团队并不多见，但这就犹如脱胎过后的“太子爷”一般，当他们历经一番彻骨之寒又重新站在舞台的时候，必将是一场场光与热的展演。

三、台湾青少年充满“现代戏神”出格的创意与巧思

“电音三太子”不仅具有孩童活泼可爱的外观，还兼有儿童保护神的宗教功能，其原型——哪吒在师承太乙真人展现“莲花化生”的过程中，彻彻底底地经历了一场浴火重生。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艺阵青少年无一不是“三太子”的化身。他们凭借了一次又一次的淋漓汗水来涤滤身心的杂质，经历了一场又一场“人神合一”的展演来释放肉体的能量。这是一群社会边缘人被一步步拉拔至中道所必经的人生历程。对他们而言，这一过程就好比“莲花化生”般让他们重新绽放出生命的亮彩。如此看来，三太子的“孩童形象”及其“莲花化生”的生命过程必定存在着某种微妙的联系。戏曲学者王馥考证出南宋时期“孩偶戏

神”神性的确立即与“莲花化生”有密切的关系。“化生”是佛教“四生”中最为殊胜的一种示现方式。在婴儿夭折率高的古代，孩偶就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是人们对未成年时期生命不安定性理解的载体。佛教的阿弥陀佛国中，“莲花化生”被描述为神奇的境界，因此自然成为西天见佛的最好途径。在敦煌经变画中保留了大量“莲花化生”童子像，可以说在人们用笔绘的精神家园中，“莲花化生”成为向佛陀敬意的最好供养，而灵动自由、健康活泼的化生童子也成为现世平民追求灵魂寄托的最佳表达，而后逐渐演变成祭祀演出的“祈子”戏神形象，这也是传统戏神造像多为“孩童”状的由来。^[12]因此，“三太子”又多了一重“戏神”的身份，他不仅是人们祈子的礼拜对象，同时也是世所希求的美好化身。如果说“哪吒三太子”所象征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戏神，那么“电音三太子”就是名副其实的现代戏神了。“现代戏神”所展演的不仅仅只是庙会里那传统的七星步伐和令人荡气回肠的战神鼓阵，也不只是街头广场上那炫人耳目的流行歌舞表演，还有那一场场来自文化青年的精彩创意汇演。

（一）南荣科技小子程式庙会语言——“梦工厂”里筑梦成真的“机器三太子”

第一届“电音三太子”比赛中，引起现场观众惊呼连连的队伍，除了参加比赛、各具特色的参赛队伍外，就是参加表演的南荣技术学院的“机器人三太子”，它也是被电视媒体报道最多的。这是由吴焕文老师所带领的学生团队，以科技解决生活问题并创新应用而成的。而“机器人三太子”受观众喜爱，对南荣的师生来说，不但是—种肯定，更重要的是对来年的向更高程度创新的挑战。展览室里每个参加过比赛的机器人，都挂着学长对学弟的传承——每—年不同的学生为了不同的比赛，向太子爷、千岁王爷、天上圣母众神尊求来的护身符。神明保佑的，不是机器人的平安健康，而是学子们的梦想成真。“我们小时候都会有梦想，……我们让科技走入人群，在孩子们的心里面变成一个种子，这种子，未来说不定就会产生改变台湾的影响力。”这是吴焕文在南荣技术学院机械系的“梦工厂”里诉说着在地扎根与梦想远扬的期许。^[13]

（二）在方寸织锦上打造创意版图的神明衣传人——“神斧”三少周让廷

嘉义朴子是台湾知名的刺绣之镇，而“神斧”更成功地将传统神明衣及其相关产品转型为时尚精品，成为年轻人喜爱的装饰品或生活用品。“神斧”三少周让廷在大三的时候突发奇想，把父亲的神明衣缩小做成装饰品带到学校当伴手礼，让同学惊艳不已。而小兵立大功，这刚好成为家族事业转型的助推器。通过周家兄弟后续的努力，他们到内政部查出全台登记有案的庙宇，寻址寄出上万份样品，凭着热情与传承的用心，就像他们的爷爷早年骑小摩托车环台销售—样，努力为自家产品寻找出路。今年新春票房破亿的影片《阵头》里的三太子神衣，也是“神斧”的手笔，电影叫好又叫座，卡通版三太子公仔随之供不应求。2008年朴子配天宫妈祖圣诞，“神斧”在送给千里眼、顺风耳的两件将袍上各缝上了1800颗施华洛世奇水钻，闪闪发亮的神将出巡时引来民众围观与赞叹，从此“水钻神明衣”成为许多神明添购新衣时的指定款。^[14]

（三）现代“官将首”让网络连结了庙会与阵头的爱好者

与活泼讨喜的三太子不同，阵头队伍里最威严，宗教气氛最浓的应属各种家将班。若说台南白龙庵的八家将，是台湾家将班的始祖，那北县（即现在的新北市）新庄地藏庵的官将首，就是北部最具代表性的家将团体了。新庄街官将首“班长”的黄秋金，现在只担任幕后指导，其它工作大多交给新生代实地演练，他认为这样才能让“这项技艺才能传承下去”。青年研究生苏敬迪就是新生代其中之一。除了企业法务的正职，他同时进修硕士学位，并与同辈为新庄街官将首设置部落格（即博客）、脸书粉丝团，与年轻网友沟通交流绕境时拍摄的照片、讨论阵头文化的创新与传承。“网络让庙宇及阵头爱好者连结在一起，以往只能靠零散的讯息联络，现在因为网络平台纷纷冒出来而更紧密。”从最古老传统的家将艺阵，跨进最现代的科技应用，苏敬迪看到穿越时空的融合可能。^[15]

回溯过往，我国以“童子”的形象承载戏剧表演艺术形态展示风貌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先秦时期祭祀所选用的“尸”（即由“童子”所扮演的受祭者）；宋元以后的“戏神”崇拜，也多以“童子”作为偶像；到现代，从民间喜庆游行中由孩童所进行装扮的“台阁”演出也还可觅其踪影。这其中的原因实在令人好奇。蠡测其因，实乃因“童子”身上承载着世代对生命繁衍的渴望与继往开来的远景。当代台湾社会所流行的“电音三太子”文化，不仅继承了古代人们对孩童的崇拜与对生命美好的愿望，还承载着具旺盛生命力的青少年体内那股极不安定的爆发力，而正是这股力量才有可能点燃人类那潜藏于生命底处的巨大能量，因而我们总是可以在他们的身上不断捕捉到那充满新鲜与创意的亮点……由此可见，“电音三太子”流行文化具备了上承“童子尸”的古典传统，而后又不断经由这批年轻族群的创新实践，终至将它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展示平台。自此，其不再囿于祭祀的宗教范畴，同时也是为艺阵之路打开了更为广阔的传播渠道。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在中国大陆早已式微的“传统三太子”信仰，竟能够在一海之隔的台湾岛内以“电音三太子”的文化形态持续流传，并在世界各地蒂落花开，这不能不归功于这一代的台湾青少年。

参考文献：

- [1]吴嫦娥.台湾地区青少年辅导情况及工作发展[J].青年探索,1993(1):42-47.
- [2]林柏安.传统文化跨域混种、创新再造的案例试析：以电音三太子为例[D].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论文,2011:55.
- [3]邱坤良.好玩的电音三太子，应避免一窝蜂[N].台湾：中国时报,2009-11-18(A18).
- [4]云游天工作室.我爱三太子[M].台北：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52.
- [5]云游天工作室.我爱三太子[M].台北：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42-44.
- [6][法]让·查尔斯·拉葛雷.青年与全球化及其挑战[M].陈玉生,冯跃,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87,92.
- [7]李亦园.宗教与神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9.
- [8]云游天工作室.我爱三太子[M].台北：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84-86.
- [9]云游天工作室.我爱三太子[M].台北：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108-109.
- [10][15]黄哲斌.家将、三太子从传统跳进现代[N].台湾：中国时报,2010-08-02(A6).
- [11][13]云游天工作室.我爱三太子[M].台北：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
- [12]叶明生.福建戏曲行业神信仰研究[C].莆田：田公信仰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2002:170,172.
- [14]李月华.当传统技艺遇上年轻创意新活水——神斧周家让神明衣发扬光[J].新活水(台湾),2012(41):74-75.

(责任编辑：杨雨菡)